

在路上

创作与法

# 波若菜摘葡萄记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好，不知道艾米莉亚和欧拉什么时候睡下的。次日早上我们花了半个小时的车程才到达要采摘的葡萄田，夏荷农先生说这两天都会在这边采摘。我发现，他的左手臂上多了一个固定用的套子，像是昨晚受了伤。直到我工作结束离开，夏荷农先生的手臂上都一直戴着那个套子。每每看到总是会想笑，夏荷农先生搬来搬去那些沉重的箱子，好像完全没有受伤一样。那个画面让我记忆犹新，翠绿的葡萄田间一个健壮的中男子来回穿梭，浅色的短袖衬衣常被枝叶划破并且变得脏兮兮，粗壮的手臂，有力的大手，一层浓密的金色汗毛。我问自己为何对这个画面印象如此深刻，大约是因为这与常见的五十来岁的男人很不一样，这是一个属于土地的男人。

第三日的葡萄田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站在其中，左手的方向是一个叫做罗曼尼西的小村庄，整个村庄被葡萄田包围着，鲜明的色彩对比又因为距离增加了一丝柔和。右手的方向，一个风车坐落在远方，那就是这个品种的酒命名的标志：Moulin-a-vent，风磨坊。这个地方的酒的味道就如同它的地形一样开阔，像是钢琴低音部的音符，一下一下掷地有声。这一日我们遇见了别的摘葡萄的人，他们离我们挺远，十几个彩色的弧线上上下下，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印象派的画作。中午的时候，夏荷农太太开车送来了午餐，午餐过后，马丁小姐和别的女孩儿躺在阳光下享受短暂的日光浴，我注意到马丁小姐的皮肤颜色已经同第一天见到她的时候不一样，染上了一层铜红色。艾米莉亚坐在一旁用波兰语讲笑话，逗得一拨波兰人前仰后合。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感受到艾米莉亚描述中的表现力。她总是穿着短裤，工作或者休息都是如此。她讲笑话的时候总喜欢带着各种肢体动作，一双大长腿在空中舞来舞去。我最初嫌弃她总是太吵闹，不知什么时候起也习惯了她的吵闹劲儿。你总能在聚会会神剪葡萄的时候听到不远处传来她的哈哈大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又让她觉得那样好笑。

我只有一次见到过艾米莉亚。一天晚上，马丁小姐硬要拉上我们去圣狄拉喝一杯，我抵不住她的软磨硬泡只好随她去了。在村上的小酒吧里我们三人各要了一杯马蒂尼，马丁小姐与同桌的别的酒庄的采摘葡萄的人聊得正欢，我因为没有夜里外出的习惯所以觉得累不太有说话的愿望，艾米莉亚在来的路上一直又唱又跳，但是当有邻桌的人与她搭讪时她立刻变得不友好起来。一个男孩儿靠近问她是哪个国家来的，她生硬地回答“哪个国家来的重要吗！”弄得那个男孩儿尴尬地离开。她这样的反应让我有些意外，我在黑夜中望着艾米莉亚，突然觉得如果艾米莉亚是个男孩儿应该会很英俊，她的五官很深，蓝绿色的眸子闪着光，她的身体有些紧张，四处张望着在找些什么。等到她听见有一桌的人在讲着波兰语，艾米莉亚顿时又疯了起来，拉着我直接冲到那一桌一屁股坐下来用波兰语大声地说起话来。后来她又听到她喜欢的音乐，站起来要和我一起跳舞。跳舞的时候我才第一次问起她的工作，她说她曾在监狱工作两年，她喜欢那里的工作；她又说总有一天她会离开波兰去别的国家生活，我问她为什么不想留在自己的祖国，她说不知道，就是不想；但是过了一会她又说或许她没办法真的离开，因为她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波兰。我们三人一起回去的时候马丁小姐异常沉默，我和艾米莉亚走在前面，时不时抬头望望满天的星星，时不时说几句俏皮话。马丁小姐就在后面走着，后来她告诉我她喜欢在生活中观察人，她喜欢去酒吧因为她可以在那里看到不同的人，看到他们工作一天以后的样子。

第四天在风磨坊那里的葡萄田工作的时候，我的身体有些无精打采。那片葡萄田由每个人独立完成，我剪着剪着，突然发现一棵金黄的葡萄树。我连忙把满树金黄的葡萄咔嚓咔嚓剪下，然后把抓下头上的遮阳帽，都来不及把葡萄放进去，只能扔在地上做个记号。偶然发现的“宝藏”让我顿时有精神了，卯足了劲儿剪完这一行的葡萄，小跑着回去收获我的“宝藏”。捧着一帽子的金葡萄走回来，马丁小姐和夏荷农先生看着我笑，自己也笑，很多时候，我是个孩子。

如果我知道下一天的工作地是在一个高高的山坡上，我一定会更加珍惜在风磨坊的时间。到了山坡的时候，马丁小姐对我说，她最喜欢这里的葡萄酿出的酒。那个时候我尚未把这里每一种酒尝个遍，也不知道她说起的最喜欢的味道究竟是什么。后来回想起来，这山坡上的葡萄酿出的酒，cote de brouilly，口味绵远悠长，层次丰富，就像混合了采摘时加倍的辛苦一般。那一天我们都累坏了，从山坡脚下一边摘葡萄一边向上爬，然后再一路走下来重新开始。不知道多少个来回，大家的行动明显慢了许多。我还从未那样急切地盼望着一天工作的结束，熬着熬着，终于到了头，但我

们仍然有四五行没能完成。

大伙儿疲惫地爬上小货车，一宿无话。第六天是星期六，不过并不是休息日。早上我们依旧准备完毕等着出发，这个时候夏荷农先生叫了几个人，上了另一个小卡车。我顺着他们走过去方向看去，咦，乔治怎么也在车上？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一脸怡然自得。我忽然明白了，心中暗暗笑了起来。

这一天的葡萄田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糊起来，只记得上午干了一轮活儿以后，之前被夏荷农先生叫去坐上另一辆车的几个人才回来，其中也包括乔治。他一脸委屈地走在最后面，走近我的时候我颇有深意地看着他，他也不说话，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中午休息的时候乔治左手食指上多了一个大大的白色包扎，然后整个下午他都翘着他受伤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剪葡萄。我说，乔治，你遇上叶子多的葡萄树就跳过去，放着我来！他腼腆地说谢谢，然后继续翘着他的小手指剪葡萄。到了晚上，我告诉乔治应该让伤口透气，这样恢复得快，马丁小姐十分赞同我，伸手想把乔治手上的包扎摘掉。乔治侧身一躲，用右手抓着左手连声说，“不行不行，不能让脏东西进去，得洗干净，换新的包扎。”看着他那紧张的小模样，我们两个女汉子只好作罢。

星期天是休息日，大家基本都选择留在农庄附近，而我打算去里昂。一大早，我骑着从一起摘葡萄的意大利人那儿借来的自行车，去了5公里外的贝乐维勒坐火车。星期天的清晨，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只有两侧的葡萄早早醒了，在微风里窸窣窣地说话。我与它们分享着清新的空气，在几次骑错了路以后终于到了贝乐维勒的火车站。小小的火车站今天也是静悄悄的，只有一对老夫妇和我一起坐在等候厅等车。我低头看着自己一双土黄色的鞋，每天都洗的裤子膝盖处摸上去还是黏黏的，这一周以来我完全没有化过妆，额头上的痘痕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翻出手机，一个星期没能连上网，社交平台上刷满各种支离破碎的信息，人们肆意地评论着陌生人，振振有词，高谈阔论，好像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突然觉得恍惚，一种厌恶感堵住了喉咙。我解释不了那种感觉，只是后来觉得，经过摘葡萄的经历，我少了一点东西，又找到了一点东西。

很快又到了星期一，开始陆陆续续有人离开。一个月都是葡萄季，很多人为了挣钱会连续在好几个地方摘葡萄。那对借给我自行车的意大利情侣要开车去波尔多，那家酒庄不提供住宿不过午餐免费。另一对法国的情侣则要赶往阿尔萨斯，听说那里基本都是白葡萄树，而且树比波若菜的高很多，站着就能轻松剪葡萄。晚晚的时候，夏荷农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周二以后多呆三四天，他在弗勒里那边还有几片葡萄田。弗勒里的法语原词是 fleurie，我把它译为“盛开的花”。马丁小姐说，人们越来越喜欢弗勒里出产的葡萄酒，那里的葡萄酒有种花香，像一个温柔的少女。我因此对这片葡萄田充满好奇，可惜已经买了周三上午的火车票，不能退换。星期二工作的葡萄田，笔直的一条，长长看不到尽头，马丁小姐小声地跟我说，“这里是我最不喜欢的葡萄田，毫无变化，无聊。”尽管如此，马丁小姐工作起来还是异于常人的快，此时此刻的我无论怎么努力也只能远远地望着她弯着腰的背影。她穿着露背的吊带背心，结实的双臂舞动着，背上的皮肤，有的已经开始脱皮了。为了保护那珍贵的古铜色皮肤，马丁小姐每晚都要抹很多润肤霜，可是即使如此，被太阳晒过的皮肤，还是一点点地脱落，露出浅色的新皮肤。这块葡萄田确实很长，很久都摘不完。我再也没有遇见金色的葡萄，手上的动作成了机械的运动，渐渐没了知觉。中午回到农庄，吃过饭我躺在床上，告诉自己下午要打起精神好好干，毕竟是最后半天了。想着想着竟朦胧睡去，依稀间听到浴室响起哗啦啦的水声，密匝密匝地如妈妈的吻，亲拂过整个大地后，干燥的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清新而鲜活的生机：草坝子里的格桑花、院墙内的桃花、苹果花也相继笑开了颜；万亩青杨林里英姿焕发的白杨树也竞相崭露出嫩黄的叶尖；凹凸不平的草坝子、山坡上干枯的草丛瞬间换上了新装；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早蝉这时也在洞口处欢快地叫着……

七月了，当嫩黄的白杨树叶渐渐变成阔大的深绿色，仿佛似油浸染了一般，伸展四肢环抱着过往的行人；漫天飞舞着的杨树棉絮迎面扑来，让人有种短暂的窒息；头发、眼睫毛上到处是它的身影，稻城的夏雨伸了伸懒腰，活动筋骨，顿时显得活力四射像个健壮的小伙，总是用亢奋的激情环抱整个稻城。刚刚还是湛蓝的天空，不带一丝云彩，一阵狂风兀地席卷而来，天边的乌云堆砌得只留一隙光亮，霎时电闪雷鸣，霎时豆大的雨点零星星撒落到路上行人的头上，一会儿如注的暴雨倾

# 创作自由不应超越法律底线

习主席在最近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他谈到法治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努力建设法治中国，以更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对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健全的法律制度划定了创作自由的底线，同时也保护了自己应该获取的利益与权利。

当然，艺术创作应该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创作才能充分发挥艺术家的潜能，创作出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但同人类任何自由行为一样，都是有底线的，道德与法律制度就规定这个底线。所谓底线，本意指篮球、足球等场地两端的界限，后指事物可以容忍和退让的界点，指事物存在与发展的界限。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有一个度，失去这个度就会失去它的本质。艺术同道德、法律一样，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社会系统内其它要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因素一旦围绕艺术发生，就成为艺术的外在边界，受到外在的道德底线和法律边界等因素制约。

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文学作品对民族宗教情感伤害的风波，对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文艺创作者来说，第一次知道了底线的存在。一位对藏族地区民族生活与宗教信仰不甚了解的作者，写了

一部以刺激性的、满足窥私猎艳的乐趣，主观臆断加想象编造的血腥故事的小说《亮出你的舌头或空空荡荡》，那时只觉得他应该受到藏民族的道德谴责。假如在今天，特别是有了国务院令439号《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也适用于文学创作)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营业性演出有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禁止情形的，营业性演出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侵害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违反宗教政策的情形的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就可以用法律条款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作家当然有创作的自由，这是任何作家的权利，但是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约束，作家的创作也一样，不要以创作自由为幌子，逾越法律。

法治的中国，很重视保护个人的名誉权和死者的精神权利。作家在进行以生活原型为蓝本的创作时，如何避免与法律冲突，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最近在媒体看到一些所谓纪实文学作者，在以真人为蓝本创作纪实作品时所惹的官司，就是因为创作的不严谨触了法律的底线，以虚构情节伤害了现实人物的名誉权，受到了制裁。

作家的自由并不是无法无天，中国

法律不保护这种行为。作家不能以为不杀人不放火就是不违法，可以随便写，创作如果违反法律同样要受制裁。作家不能超越法律之上，中国法律对作家创作有限定，作家写作有底线。不杀人放火是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规定，不是法律对作家创作行为的规定，两个概念不能混淆，更不能认为法律干涉了创作自由。在合法自由范围内，作家创作可以更猛，但是如果非法，以文学创作的名誉破坏国家的安定，分裂国家的统一，煽动民族仇恨和歧视，伤害民族的宗教情感与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露骨宣扬暴力色情以及侵犯了个人的名誉权，对人构成了伤害，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同时，公正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保障了艺术家创作的基本权利。2007年通过的《著作权法》，特别是2014年修改完善的《著作权法》，对创作者的人身权具体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四项权利给予保护，旨在保护著作权人的名誉和声望以及其他参与人权利不受侵犯。同时，也让著作财产权包括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给予保护。因此，可以说法治建设，促进文学艺术健康发展，同时保障了作家艺术家应有的一切权利。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肯定拥护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在健全的保障人民权利的法治制度下，中国文学艺术会更加繁荣的。☞

诗坛社会

# 康定，康定！

康定，康定！  
11月22日 16:55分  
康定，6,3级  
18公里，4783米

那一刻  
时间静止

那一刻  
小草变得忧伤  
格桑花停止歌唱  
就连海子边那群牦牛  
也失去了方向

那一刻  
突如其来地地动山摇  
惊醒阿妈怀中熟睡的小宝宝  
慌乱中  
老天分明在哭泣

那一刻  
所有人都闭上眼睛，屏住呼吸

祈祷

康定，康定！

祈福，摄影家的天堂  
这里，摄影家的天堂  
经幡、藏寨、牦牛、骏马  
安静的小镇  
接纳着过往的游客人

地球母亲，翻了个身  
立刻，偷走宁静  
取而代之的是恐慌  
还有忧伤

断桥，残壁  
场方滑坡，粉尘落石  
余震，接踵而至  
1次，2次……  
短短5天，1105次！

物资车鸣笛声回荡在高原

康巴高原的月光  
庇护着暂时的宁静  
祈福，摄影家的天堂！

退伍老兵  
那一刻，就要踏上退伍归乡的路  
警徽、肩章和领花已卸下  
来不及退票，来不及告诉母亲  
以最快速度，打开行囊  
重穿着带着体温的军装

一抹抹绿  
穿梭在康巴大地  
扣起手连着心  
抬着扛着背着抱着骨折的春天  
抚慰第二故乡

步伐，整齐  
坚定，踩出一条绿色的生命通道  
穿过黑洞洞的死神，抵达  
康定的  
安康和稳定

情景高原

# 稻城的雨

五月了，当一声胜似一声催醒万物响彻云霄的春雷，席卷而来的乌云顿时堆砌着整个天空时，袅袅婷婷的雪花立时铺天盖地的留下了眷恋的印痕。吻湿了路上行人的衣衫，也吻湿了沉睡的稻城。清晨，路过院坝的空地时，忽闻几子人惊讶道：“妈妈，快看草都发芽了。”定睛一看，果真有一丛刚刚冒出嫩黄的青草，草尖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朝阳的照耀下翻滚着可爱的身姿。稻城的春雨如情窦初开的少女，就这样悄然无声地翩翩起舞，密密匝匝地如妈妈的吻，亲拂过整个大地后，干燥的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清新而鲜活的生机：草坝子里的格桑花、院墙内的桃花、苹果花也相继笑开了颜；万亩青杨林里英姿焕发的白杨树也竞相崭露出嫩黄的叶尖；凹凸不平的草坝子、山坡上干枯的草丛瞬间换上了新装；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早蝉这时也在洞口处欢快地叫着……

七月了，当嫩黄的白杨树叶渐渐变成阔大的深绿色，仿佛似油浸染了一般，伸展四肢环抱着过往的行人；漫天飞舞着的杨树棉絮迎面扑来，让人有种短暂的窒息；头发、眼睫毛上到处是它的身影，稻城的夏雨伸了伸懒腰，活动筋骨，顿时显得活力四射像个健壮的小伙，总是用亢奋的激情环抱整个稻城。刚刚还是湛蓝的天空，不带一丝云彩，一阵狂风兀地席卷而来，天边的乌云堆砌得只留一隙光亮，霎时电闪雷鸣，霎时豆大的雨点零星星撒落到路上行人的头上，一会儿如注的暴雨倾

盆而下，持续到一顿饭的功夫。当夏雨嘎然而止，周围连绵起伏的山峰被雨雾缠绕着，若隐若现地挂在山腰、山顶处，像一条条洁白的哈达，立时显得清新脱俗起来；街道、草丛、树林、山坡，经过夏雨一番洗礼，越发显得鲜活靓丽；苹果树、桃树上探出颗颗好奇的小脑袋，争先恐后地接受着夏雨的爱抚；远处的山坡上、树林里长出了鲜美可口的山珍，等待着人们的采摘……正准备骑车往家里赶，坐在车后的儿子突然兴奋地喊道：“妈妈，快看，有两道彩虹。”放眼望去，从这边山脚踏到那边山脚，果真出现两道五彩斑斓的彩虹，正尽情绽放着它瞬间的美丽与辉煌。过往游客纷纷举起相机，手机拍摄这难得的美景，并不断地啧啧称奇。

九月了，当阵阵秋风把白杨树叶渐渐染黄时，稻城的秋雨似热恋中即将分离的情侣，洒下依依不舍的哀愁，仿佛在诉说着相思的情怀，总是一下就一整天。而院墙里的苹果树、桃树此时也挂满了丰硕的果实；庄稼地里黄灿灿的青稞穗子也压弯了腰；山坡上成群肥硕的牦牛和羊群；农牧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爱稻城的雨，因为它总是在平凡中创造着非凡的奇迹。☞



《辉煌的遗迹》尼玛泽仁绘画作品选

# 雪花

第 1246 期